

朱子大全

冊
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九

大雜著

禘祫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

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

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

恐非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其制皆為

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

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世室亦曰世室鄭注周禮言守祧

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

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

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二昭二穆
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

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會祖遷于昭

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

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會祖自次廟遷其

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

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遷其上放

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穆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

及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

同傳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

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

后稷為太祖不窟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

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

左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

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

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

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

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

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

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爲與漢亦無甚異末詳其說

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

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

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

皆爲同堂異室之制

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

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

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

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

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

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

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

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

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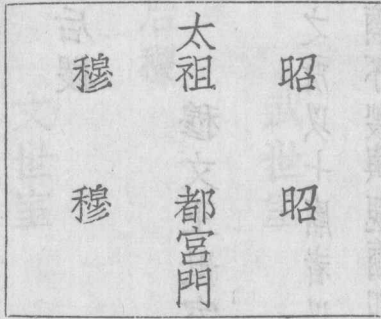
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在後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又爲... 其主... 故... 徒... 中... 矣

文... 論... 蓋... 合... 古... 時... 亦... 與... 於... 義... 則... 而... 矣

韋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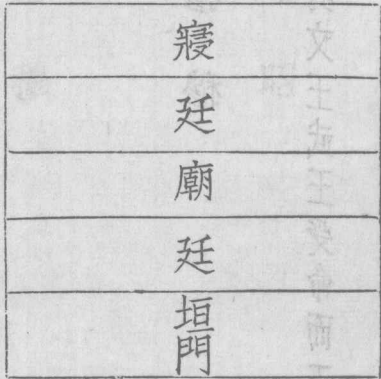


西

北 太祖 都宮門 南

穆 穆

廟制圖



北 寢 廷 廟 廷 垣門 南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
 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毀祭言一禘一
 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
 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王世室

昭昭

太祖后稷

穆文王世室

穆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韋元成等周廟圖

周廟圖

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室

昭
昭
昭

太祖后稷

文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窟 公劉 皇傑 毀俞 高圉 公叔王季 武康 穆懿 夷宣
鞠 慶節 差弗 公非 亞圉 太王 文王 成昭 共 孝 厲 幽

周七廟圖

周九廟圖

劉歆說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王季以 上藏主	太王以 上藏主	公叔以 上藏主	亞圉以 上藏主	高圉以 上藏主	
武康	武世室	武世室	武世室	武康	王季武王	王季武王	公叔王季	公叔王季	
文成	文成	文成	文成	文成	文王成王	太王文王	太王文王	亞圉右公	
穆懿	昭共	康穆	成昭	武康	昭王時	康王時	成王時	武王時	文王時
昭共	穆懿	康穆	成昭	武康	昭王時	康王時	成王時	武王時	文王時
孝王時	懿王時	共王時	穆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成王時	武王時	文王時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王季以 上藏主	太王以 上藏主	公叔以 上藏主	亞圉以 上藏主	高圉以 上藏主	公非以 上藏主		
武世室	武世室	武康	王季武王	公叔王季武王	亞圉太王文王	高圉公叔王季	高圉公叔王季		
文成	文成	文成	文王成王	太王文王成王	太王文王成王	公叔王季武王	亞圉太王文王		
成昭共	康穆懿	武康穆	成昭	王季武王	昭王時	康王時	成王時	武王時	
成昭共	穆懿	康穆	成昭	王季武王	昭王時	康王時	成王時	武王時	
孝王時	懿王時	共王時	穆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成王時	武王時		

珍做宋版印

稷

武康
文成昭
穆懿
共孝

夷王時

稷

武康
文成昭
康穆懿
昭共孝

夷王時

稷

武康穆
文成昭
懿夷
共孝

厲王時

稷

武康
文成昭
穆懿夷
昭共孝

厲王時

稷

武康穆
文成昭共
懿夷
孝厲

宣王時

稷

武康
文成昭
共懿夷
孝厲

宣王時

稷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
夷宣
孝厲

幽王時

稷

武康穆
文成昭
共懿夷
孝厲

幽王時

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卽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爲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者也

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爲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壇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壇王季親盡去左禘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禘爲昭皇考考廟與右禘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爲昭哉壇壇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禘之祭且壇壇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壇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壇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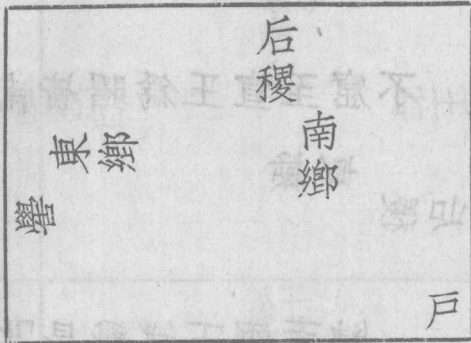
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
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
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爲穆而不害其尊
於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
之穆卽爲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父
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
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
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
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
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
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
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

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禘之位乎

時禘有圖在後

此正穆也... 文王... 昭穆... 禘... 廟... 遷... 次... 圖... 在... 後...

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文主皆代合食于太廟
文主皆刺於太廟
春燎廟曰舒於香襲廟

周大禘圖

鄉南皆昭為王宣至窟不

無祭

太祖后稷

鄉南皆昭為王宣至窟不

春秋傳曰禘祭者毀廟
之主皆陳於太祖羣廟
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周時裕圖

文王時

王季
公叔南向

稷向東
武王時

文王時

王季
公叔南向
文王
北向

稷向東
武王時

成王時

武王
王季南向
文王
北向

稷向東
武王時

武王季王南向
回北
王王
成文
武王康王南向
回北
王王
成文
武王康王南向
回北
王王
成文
武王康王南向
回北
王王
成文

穆王康

王并

武王康王南向
回北
王王
成文

穆王康

穆王康

王并

武王康王南向
回北
王王
成文

穆王康

穆王康

王并

武王康王南向
回北
王王
成文

穆王康

昭穆之不爲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禘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爲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禘不兼毀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爲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爲穆而武常爲昭也故陸佃以爲毀廟之主有不皆禘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爲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衣無別定廟議圖說圖已見前

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

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裕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屬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大指以爲僖祖實爲帝者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不當祧毀合仍舊居太廟第一室四時常享則居東鄉之位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六室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宜毀而太祖太宗仁宗功德茂盛宜準周之文武百世不遷號爲世室其宣祖真宗英宗則遷於西夾室以從順祖翼祖之後裕享則序昭穆於堂上而時享不及焉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時享裕享如儀異時迭毀則三昭三穆以次而遷唯高宗受命中興異時雖或親盡亦當如仁宗故事別爲世室百世不遷蓋雖通爲十室而三世室自在三昭三

穆外其始祖之廟與三昭三穆正合七世之文如劉歆說而兄弟相繼各爲一世先儒亦有定議并考古今畫成圖樣其說甚備且謂他日恢復中原還反舊京則又當別考古制世爲一廟而革去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陋蓋不獨爲今日議也而廟堂持之不上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爲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卽毀撤僖祖宣祖廟室熹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然給舍樓鑰陳傳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其語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內殿奏事蓋將問之以此也熹因節略狀文及爲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爲然且喻熹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熹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

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申省議狀獨未得
經聖覽不曾降出卽今來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寮集議
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椿亦皆以熹說爲然而
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卽罷歸而所議遂
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出
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
奏劄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
爲說易致混亂而嘗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故備著之而
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特故之故疑衍

君臣服議

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仙遺誥至州縣有司莫
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旣畢及被禮
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經而已此符

當與遺誥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虔惑悞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下注云上領不盤則雖間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周武帝所製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袷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爲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幞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製者耶抑將以紙爲胎使之剛強植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爲者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旣曰直領則非上領旣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牴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

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爲之說者曰雖爲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有曰布襴衫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爲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爲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而不自知其

實之悞反至於廢古以徇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管屨而符乃無又承用之者遂屨韞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爲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經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羣臣之服分爲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

四脚大袖襪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幘
 頭大袖襪衫袴腰經其下等則布幘頭襪衫腰經而已詳
 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爲一
 襲者又有四脚有襪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爲一襲者
 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
 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
 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悞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
 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爲古制斜巾乃民
 之蓋古者冕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
 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宇文氏廢古冠而爲之若兼存而互
 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爲燕服與
 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
 子之冠四衮冕通天幘頭帽子雖皆直領上領古裙今襪
 御服如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

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前已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

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爲之其制不易也
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不服練冠非是其去巾帽

亦不知有何據也四脚幪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其

名說亦見前兼禮官亦云四脚係幪頭則知二者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幪頭不知何謂

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

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爲天子備

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

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

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爲父爲君如

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

辟領負版揜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管屨竹

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

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

以爲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爲等大本

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爲

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爲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

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

相承已久而遽盡革去恐未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

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列下篇

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疎

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爲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

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民臣禮議同安作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尙書省置禮部尙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總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禮之間者多一切俗

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旣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盭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爲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揉雅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疎略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

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為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

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

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錄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

略鈐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

名山寺觀皆積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

州縣自鈐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

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

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頌禮州縣各為若干人廩

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

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

郡縣所用至廣諸祭唯釋奠從祀所用器物為多難以悉

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為準式付之州郡積藏於太

守廳事使以其制為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自造不能齊同

卽賦錢於州縣各爲若干詣行在所屬製造其器物用者自爲一庫別置主典

與所積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書

禮服並用此法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獻分獻執

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爲

古禮服釋奠分獻之屬皆用士人製造頒降如祭器法此

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熹嘗考釋奠儀失今別出之更加詳考而正之

仍爲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爲一圖與書通班

之守視如書法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

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

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

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

難也故述斯議以爲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

一論改官議

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

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內只言犯入己贓甘與同罪卽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卽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負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戾必罰無赦

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而昏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害如有庸繆卽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

有職

名者卽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徼倖求進矣

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
實今之縣道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之法未嘗爲官擇人
而使人自擇官是以才高者審於擇地多注優閑易辦
之縣才短者昧於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
兩失其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將天下
諸縣分其難易又以大小爲次委自尙書將合注知縣
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爲上繁
難小縣者次之優閑大縣又次之小縣爲下其已任繁
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閑縣者後任須管再
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
六年爲任

一累任教官不曾實歷治民之人不許薦舉改官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
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
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
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
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
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
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
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
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
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
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
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

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足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

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大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大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

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

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為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

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

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為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

若干以為新額如以十分為率而取其一則萬人又損大

學解額舍選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

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

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

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

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

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

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

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

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尙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
 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
 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
 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
 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
 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
 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
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
 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知入行
 之類專委
 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
 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
 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
 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
 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

取人分數

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

殿試各升一甲

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

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且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

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

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

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諸經皆

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

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楊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

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

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為一科

以次分年如經子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皆可為

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

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

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

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

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

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

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

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
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
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
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
增損如劉彝等說恐
亦可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

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
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
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
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
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
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
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
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

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爲鬪釘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尙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勅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尙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

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于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

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

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

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詔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

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天子之禮

如此者數段先生初欲以入禮書後又謂若如此却是自己著書也遂除去不

用今惟見此一段豈
稀裕議之類皆是歟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

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

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

詔之微下本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凝後有丞左有輔右

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

戈楯夾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倚几有訓誦之諫師

車而趨居寢有誓御之箴誓近臨事有誓史之道宴

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誓為詩工又誦箴諫大夫

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貨物百工獻藝

獻其技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御

警幾聲之上下幾猶察也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

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

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

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
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
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
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
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
六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故嚮明而治故在前
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
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
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

三朝五門曰王宮之外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

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卑門此鄭司農說也

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

之廷曰內朝臯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農掌其

聽詔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

其法大儀正王之位而日王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

大儀正其位掌相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

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

門之外懸象治所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

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殯

焉居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

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

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

門之外臯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

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二朝一內朝何謂貨賄曰有

二外朝之在路門之內者或謂之燕朝

大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

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
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宗
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
以待予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
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
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

今用深衣涼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

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

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邊

漆盤實右一豆實今用漆盤以脯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

今以代加勺冪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

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巾東設獻

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
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
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
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
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
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
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悅手升焚香再
拜降再詣盥悅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
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
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
爵於邊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
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
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

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趙壻親迎禮大略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及具饌設椅卓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七著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壻盛服主人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于次女尊長父母

醮子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

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主人不答拜姆奉

女出中門至于廳事壻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
登車下簾壻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
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壻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
婦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
於闥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立于東席婦立于西
席婦拜壻答拜壻爲婦舉蒙頭訖揖婦坐壻東婦西從者
斟酒壻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殽壻揖婦同祭殽食畢
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
徹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九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雜著

讀呂氏詩記桑中高甲辰春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况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

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

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旣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生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龐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旣不詳於龐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龐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旣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

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生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我道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
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
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
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
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
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
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
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
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
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
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
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

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
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
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
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
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
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
之辯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
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
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
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
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
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

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詔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狙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

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

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則蓋前夫之意然亦其美善之得
以爲世讀大紀也至其論道之理然於以育不合一也之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
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
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
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
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
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
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
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
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
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
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

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
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
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
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
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
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
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
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
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
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
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
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
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

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
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
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
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
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
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
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
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
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
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
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
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
爲主則旣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

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
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
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
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
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爲
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
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卽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
以惑亂社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
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
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
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爲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况

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爲表裏亦不待晚年對筆有所增加而後爲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盜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

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

何幸其徒自爲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柰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撰造增加誣僞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

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寔發其機也語見責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即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故其語曰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復為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之聞警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寔在建中崇寧之間善書云吾友遷謫猶居且其言猶以日錄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

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奧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己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

挾以爲高足己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謨旣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

運者乃安石之機閑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尙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况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

未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真莫己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

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
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
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
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
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
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
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
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
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
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
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
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
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

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

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
豈至於與僧臥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謚之所敘乎所以
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辯乎六書
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爲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
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
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
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
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
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
意爲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
爲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
者而說合之其穿鑿外繆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
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唯
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
此而不忘其罪爲大了翁之言蓋亦疎矣 所以施於家
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
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
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
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

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鷓鴣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卽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旣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旣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

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旣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

見龜山語錄因鄒道卿之論而發者

雖元城劉公

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

劉公語見韓瓘談錄

不但兩陳公而已

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鳧鷖一義以爲寔奢汰之原此爲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鉤之罪對放飯流歎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己未八月因爲精舍諸生說偶記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之躔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後兩日有語予曰荆公正坐爲一道德所誤耳予謂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之政非王氏之私說也子何病焉若道此語於荆公之前彼不過相視一笑而言曰正爲公不識道

德耳吾恐子之將無詞以對也兩轉語偶與前說相似故筆其後云

讀蘇氏紀年

程第允夫雅好蘇學蓋嘗以講於余而終不能無異同之論故其爲此書也用心甚苦而獨不以見視比其既沒乃得見之則有甚陋而可愧者恨不及與之反復其說也姑掇其尤者一二論之以爲死者有知尙當有以識余之意爾

蘇黃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爲能萬變而不窮故諸弟子之問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而夫子答之亦無窮者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貫者告人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彼由此而悟如顏子者

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爲邦爾而終與聖人交臂其
宅雖未大有所得苟日從事於仁孝從政事君之間亦
不失爲士君子故曰下學而上達蓋其所學者此而其
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衆人未達疑夫學之外別有形
而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之難哉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
以同科也譬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
小區別使各極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從
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同乎一科使
學者躡等以爲進相誣以爲高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
則其開端便自遠大及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
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終言唯
聖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

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旣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旣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况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又曰公言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卽攬衣起坐此卽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太史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旣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旣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然子思

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

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

是歟前兩段紀年所載皆其門人所記語意闕略恐於蘇公之言有不能無失者不足以極余之辨故考

諸古史以足之如此云

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

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爲

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

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

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

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

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妙道之極而陰祕藏

之不以告人而時出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姑爲善人

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以知而言其告曾子則

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二子聞之之得失則古
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
爲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爲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
矣至於游夏之論洒掃應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學所
當由此而漸進非謂一告以此而遂一聽其所爲終身無
復有所告語也觀夫子之與顏淵言至于終日而淵歎之
以爲善誘循循博文約禮則聖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
蓋亦可見但不躡等而已今日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從
事於此而教者遂不復有所與則固昧於教學之序又謂
顏子平生所問止於論語所記爲仁爲邦之二條則其考
之又可謂不詳矣夫子之言下學而上達正謂下學於人
事之卑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爾今日所學者此而其
所達者亦此則是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也又以子貢爲

未達而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猶天不可階
之言則夫形而上下者雖不可以二物言然謂學之外別
無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無理但有下學而無可上達
也雖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無難則是顏
子末由也已之歎孟子大而化之之語皆爲未達也其言
不急於道而待其自至如農夫區種而無所用巧皆非是
獨其譏當世言道之失蓋指王氏而言則爲近之然所謂
道者己亦莫之識而未免於誣也蓋王氏之誣人以其言
者誣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
失則均矣凡此皆其學之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如此
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
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
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爲閑廢之物而無

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言精一別於人心道心之間而守其道心始終不貳則其所行自無過不及而合中道耳非以一名道而寄之於中也又謂孟子爲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枝尤爲謬妄今未暇辨後章詳之

記易誤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比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爲所附非其人否之匪人爲否塞非人道語脈又不同決是衍字其彖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簋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云

記永嘉儀禮誤字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板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卽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爲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爲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旣誤倒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何而爲句又如何而爲說也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乃戊己之己故注云取

其令各自丁寧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己從支爲巳有過支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己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己爲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尙多病倦不暇細考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己字三四乃鑿滅其上體豈亦疑之而未知所決耶

記鄉射疑誤

鄉射篇若無大夫則唯賓而注云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爲者余始讀此嘗疑長一人舉觶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凡舉觶皆卑且少者爲之非賓

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觶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觶也至考燕禮小臣請媵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又請致者而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人媵爵如此篇之長一人以舉觶于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但其詞大略有以致讀者之疑耳昔邢子才不喜校書而曰日思其誤更是一適劉斯立猶深病之况此書不誤而人自誤反謂書誤而欲妄下雌黃於其間其得罪於信古闕疑之君子當如何耶因感其事又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熹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爲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

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己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

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

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物

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

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

然學者皆當理會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

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

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

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

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爲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

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
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學而時習之

學是前一段事既學矣又能時習所以悅也上蔡說得
習字好然少發明學字之意似無來歷耳悅乃習之之
熟義理油然而生處上蔡但云如此則德聚語亦未瑩
有朋自遠方來觀聖人立言正意止爲朋友講習上蔡
所推似亦太遠人不知而不愠學固非欲人知亦非有
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不知不加愠此聖
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
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同上蔡引之似未察也
又云自待者按此章惟伊川先生之說語約而味長最
厚亦是語病

得聖人本意其次似皆不若尹和靖如上蔡之說非不
奇偉然多過中少餘味矣

其爲人也孝弟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
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
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
不覺乘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脈絡自有相管
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爲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
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
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
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
實不但孝弟爲不僞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
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

擴孝弟以求仁也此章之義恐只當從伊川說
巧言令色

言自巧色自令不害其爲仁好其言令其色便是不仁
矣云豈以此爲不仁立語恐未安

道千乘之國

學者專爲記誦之學而不知所用固不可然遂以爲不
待讀書而遽以政學則尤不可大抵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皆學者分內事而其先後固有序矣讀書求義理
乃格物致知之事所以發明正心誠意之端也學者不
本於此乃欲責成於人民社稷之間求其必當於理而
其無悖吾見其難矣且天下國家雖有大小之殊然聖人
於此亦各止其所焉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上蔡云古人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

國亦可見其用心矣此似以爲朝諸侯有天下之故而
用心於千乘之國之意恐亦有病

弟子入則孝

此章指人以所向之方使學者知所先後而已未遽及
盡孝弟察人倫也大抵上蔡氣象宏闊所見高明微有
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說必至此然後已亦一病也

賢賢易色

雖曰未學乃假設之辭非指一人而言今直以大舜生
知人倫之至言之却似執文害義也且聖賢之語隨其
淺深各有至理亦不必須一槩說到聖人地位也

主忠信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
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禮之用和爲貴

殆不若夷俟踞肆之愈此語欲有所矯而不知其過於

正

患不知人

知人者爲大乎人知者爲大乎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厚之私矣近世學者蓋有未少有得而俯視等夷者豈非此語之流生禍哉上蔡於公冶長序篇論知人處甚佳此章却有病

上蔡語中諸如此類甚多此據鄙見論其尤甚者耳後篇隨看抄出幾於段段有可疑處不欲盡寫呈大槩亦只是一種病卽此亦可以見其餘也近看諸說惟伊川所解語意涵濬旨味無窮其次尹氏守得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耳夫以上蔡高明之見在程門

蓋鮮儷焉而其立言不滿人意處尙如此况其餘哉
然則吾屬於此亦可以深自警矣

記疑

某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於
鄙意不能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
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先生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
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
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
耳

愚謂此言務爲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以告其
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
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

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而傳己之心哉且既曰己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况不本於講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爲言則亦將以何者爲心之正而擴充之耶夫進言於君而其虛夸不實如此是不惟不能有所裨補而適所以啓其談空自聖之入弊後之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

某初見先生卽誨之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何也謂之心如何是心謂之性如何是性宜思之

愚謂此固窮理之事然非所以語初學者

某問楊文靖公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如何先生曰是非先生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也昔伊川親批呂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伊川曰中無倚著某未達先生曰若說不倚須是有四旁

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愚謂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卽無所倚著之意也不倚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而謂不倚者爲未瑩今以不倚者之未瑩乃欲舉不偏者而廢之其亦誤矣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曰且只靜觀

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爲已發而且與之爲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間其旨深矣

問伊川先生答鮮于侁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爲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卽有著矣

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

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爲顏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

自得處豈得分毫進若見則便見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學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卽玩矣若未有見又且放過

愚謂學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自得則必其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爾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便見則無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耶程子之言乃因學如不及而言初不爲見處發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無所據矣其誤後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

力

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窮理之功積習之
人觸類貫通而默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曰固
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偏廢
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曰天下皆稱其仁
而已乃謂躬行實履之效非語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
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爲未遠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
狂躁而迫切也甚矣進學涵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
致知正欲其卽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
而便見天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
事

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孟子且如此說耳論其洞達無間又豈止塞乎天地而已哉

愚嘗深患近世學者躐等之弊發言立論不問其理之當否而惟恐其說之不高今讀此書乃知前輩之言既有以啓之者矣養氣之說學者且當熟講其方而實用力焉至於事皆合義而無不歉於心則是氣浩然充塞天地蓋不待言而自喻矣今不論此而遽爲浩蕩無涯之說以求出乎孟子之上其欺己而誣人亦甚矣哉知性卽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

愚謂性卽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知性卽明死生之說是以性爲一物而往來出沒乎生死之間也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

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於自欺也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云云

愚謂此理固然然未嘗告以下學之方而遽爲此說便有使人躐等欲速而不安於下學之意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

得某遂心服一二年間才見卽問先生但曰理是如此其
後某人有詩云云至此方有所得

愚謂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語之以勉
人使汲汲於進學耳然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故程子
特發明之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考遂以聖人此
言專爲指示道體而發則已誤矣今若以其正而言之
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
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每見必問才見卽問其躡等甚
某矣告者乃不之抑而反引之於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
其凌節亦甚矣且某人者自謂有得而所爲詩語乃老佛
陳腐之常談而已惡在其有得耶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愚謂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

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爲堯桀之所以爲桀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夫本來無有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遁之常談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怪獨某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爲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愚謂孔子答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牆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怪妄至於如此亦可歎已且其所

謂只今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憲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愚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今且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牕之問亦應之曰此若不歸吾仁則必無故而戕敗之矣大凡義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詩之說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所以相傳之實學哉顏子聞天下歸仁又問克己之目請事斯語所以游泳此理也

愚謂天下歸仁者克己之效問目請事乃其用功之實

也某子之言失其序矣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不然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愚按問者之言於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子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爲衆人設也程子所謂造得到者正謂足目俱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以知之爲說而又通之衆人豈其本發問之時所謂造得到者已如今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使程子於此如孔子於子張之問達也則所以告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此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

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之形體是乃釋氏
想澄成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排之矣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堅高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
離乙答之云若道堅高不易知須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
此知端的未免猶爲我與伊先生以乙之言爲是
愚按堅高云者顏子形容夫子之道不易窺測之辭爾
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嶢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
大甚焉且皆儂淺無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
唱爲非而又以乙爲是亦不可曉也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揚校